



义乌何不收下陆游这份“礼”

孔夫子说“矜而不争”，又说“当仁不让”。考证陆游到过义乌哪些地方，不是简单为文旅抢注IP，而是保存时光切片，折射时代背景，诠释“地以人重”的历史观。

放翁先生身临义乌，这是毫无疑问的，而且还不止一次，有他《题绣川驿》诗的第一句“绣川池阁记曾游”为证。嘉庆《义乌县志》载：“旧在城东四十步（步是古代长度计量单位，一步约一点六米）。唐名双柏驿，宋名义乌驿。”熙宁五年（1072年）改为征收酒税的机构，所以驿站移到了城西一百五十步，“后枕绣湖，因改名绣川驿”，绣湖向为文人雅聚之所。

此诗写于淳熙五年（1178年），放翁

先生赴任福建路常平茶盐公事。那么，第一次呢？这就要读读他的七古《行牌头奴寨之间皆建炎时避贼所经也》：“建炎避兵奔窜地，谁料白首重经过。”原来是逃难。建炎是宋高宗年号，始自1127年，存续四载。“建炎时”，有的版本作“建炎末”，更有研究者具体到建炎三年，故诗中“四十余年万事改”并非确数，而是强调“惟有青嶂高嵯峨”没变。牌头至今仍是诸暨的镇、村名，奴寨则一直是笔“糊涂账”。

要说奴寨，先得说说放翁先生走的这条线路。嘉庆《义乌县志》载：“县治境界，独善坑一路接壤诸暨。”崇祯《义乌县志》更谓“善坑系官大路……通东越咽喉，开上江门户”。善坑，是一道岭，在“县

北五十里，由吕达诸暨孔道，其地为一县之要害。旧建岭头铺于其上”（见嘉庆《义乌县志》）；也是一道坑，“去县北五十里，坑深五里，北入诸暨界”（见崇祯《义乌县志》）。就是说，从义乌到诸暨，得翻过善坑岭，经过一段峡谷地带——这就是过去所谓“婺越通衢”，离今天的杭金公路、杭金衢高速远着呢。

义乌大陈镇今仍有村曰善坑，旧属龙祈乡十都。边上同属该乡的九都，有植林、杜门、芦寨等村。嘉庆《义乌县志》有个独特之处，其“乡隅”一节，把村庄的主姓都作了标注。植林有段时间是镇（乡）名，相对知名度更高，现在又回到村名，是路姓聚居地。杜门、芦寨则为傅姓聚族而居，前者得名于明洪武年间官员傅藻

杜门养亲，宋濂写过《贞则堂记》；后者历史更悠久，“宋初，（傅氏）始自（云黄）山下分为青岩、芦寨二支”（见《题傅氏诒教后》，亦宋濂所撰）。

那么，芦寨是否就是“奴寨”？清代地理学家顾祖禹在《读史方輿纪要》里也只说“芦寨，在县东北四十五里，旧为戍守处”。

《剑南诗稿》里，《行牌头奴寨之间皆建炎时避贼所经也》《早发奴寨》《题绣川驿》的排序，被视为放翁先生这段时间的“日历”，并不唐突，要不怎么“以诗证史”？当代学者钱仲联在《剑南诗稿校注》里就往前迈进一步，称奴寨在诸暨，义乌的驿道之上。具体变迁可以再加考证，但放翁先生这份“礼”可以收下。

做一回历史的“背景”

作为一名武警退役军人，我总会回忆起46年前——也就是1980年，参与电影《南昌起义》拍摄的那段经历。如今想来，依然百感交集，记忆犹新。

由上海电影制片厂出品的电影《南昌起义》，生动再现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的危急局势。面对汪精卫发动的“七·一五”反革命政变，中国共产党在生死存亡的关头，毅然决定以武装斗争反抗国民党反动派。面对党内分歧和敌军围堵，起义军于8月1日凌晨2时提前行动，经激战占领南昌城，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，也标志着一支

由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人民军队正式诞生，“八一”建军节也由此而来。

每当重看这部影片，一幕幕画面扑面而来，依旧让我心潮澎湃、激动不已。这份独特的情怀源于一段难忘经历：当年，我有幸参与了这部影片的拍摄。镜头里重现的烽火岁月，不只是荧幕上的历史叙事，更时常唤起我对军旅生涯的回忆，让我更加懂得如今和平岁月的来之不易。

1980年初，我在武警嘉定县中队任副中队长。有一天，上海电影制片厂《南昌起义》摄制组副导演拿着介绍信找到我，要我们中队派官兵协助摄制组在嘉

定县城拍几组镜头。

当天下午，我就带着七八个战友，来到摄制组，投入拍摄。第一场戏是在一条小巷里拍官兵打斗的镜头。其中一些动作细节，是我参与设计的。

第二场戏是一队官兵从街上跑步经过，要有鸡飞狗跳的效果。第一次拍，踢到事先准备的鸡，没飞起来，导演要求重拍。第二次，鸡飞起来，达到导演要求，就通过了。

第二天，拍摄的是贺龙把国民党特派员抓起来的一场戏，要求我们派更多人参演。中队派出二十多人，大多是演在

会场站岗警戒的士兵。拍戏过程中，由于灯光温度很高，引来苍蝇停在演员身上，破坏了画面，导演要求重拍一次。

第三天，我被安排坐在“特派员”后面——摄像机位正对的位置，整整拍了一天。上映时，这场戏就采用了几分钟的画面。虽然才给到很短的三四个镜头，但我清晰地看到了自己。有这珍贵的几秒钟，已经很荣幸了！

拍了一天戏，摄制组给每位参演者发了5元工资。当时，这钱相当于普通工人三四天的工资。影片首映时，全队官兵每人得到了一张电影票。

生活在“具体”中发光——读乔叶《要爱具体的人》

近日，我正在读乔叶散文集《要爱具体的人》。我在工作、家务和陪伴孩子之余读这本书，有时在商场露天酒吧铺着布艺坐垫的藤椅里，没有歌，没有酒，只有乔叶的文字静静流淌；有时在植物园油菜田中央的咖啡屋外，蓝天白云悠悠铺展，鸟鸣从叶隙滴落；甚至在等待女儿理发的间隙中，我也读——在喧嚣将将至未至的边缘，一次次窥见生活核心的秘密；爱并不栖息于宏大的宣言，而藏在一切具体的人、物与事中间。

最初是被书名吸引而翻开书页的，后来越读越喜爱。我被里面的故事吸引，更被作者这个独一无二的个体吸引。一个立体的乔叶从纸页间走出来，她的目光、她的温度、她感知世界的方式，都让我觉得亲切又新鲜。

她热爱那些几乎被时代忽略的细碎：姐姐亲手缝制的衣裳，朋友从武汉寄来的洪山菜薹，静赠送的她自己种的薄荷，小区里不期而至的桂花香。这些事物轻如碎金，却让她无比满足。

而她对“具体”的感知，不止于物，更在于人。她被人间的“具体”所深深滋养。雨天县城，三轮车夫坚持等她足半小时；兵部洼胡同里，一位八十二岁的老奶奶笑着抖落悲伤，然后催她去跳舞；乡下茶馆，瘦老头热情地搭讪，对她说“天大地大，先来口茶”；马晓艳母亲用一个温暖的拥抱填补她情感的缺口……这些面孔没有名字，却像一枚

枚温热的硬币，被她仔细收存。而最让我动容的，是那位“老老实实”的豫菜名厨。他没有著书立说的野心，只是把一生所悟的行内学问，摊开来与她分享。所谓匠人的尊严，或许就存在于这样一席毫无保留的对话中。他只是觉得，你愿意听，他便说得说。

真正令我感受到乔叶眼光之独特的，是她不求完美、不避残缺的态度。她特意买下带疤的观音，说“不完美的物配不完美的人”。残缺与残缺之间，竟生出一种庄严的相惜。她看着送煤球的师傅发脾气时自言自语，不由得笑起来，在粗粝中辨认出某种不设防的天真。她羡慕烧饼店女老板那种高尚的怜悯；又因久别重逢的朋友专程赶来读书会主场外，就只为来看看她，而潸然泪下。

乔叶不只是作家乔叶，她更是一个具体的女儿、母亲、朋友、乘客——一个在人间烟火里袒露柔软的自己。而她亦有自己的风骨：不喜欢那种功利的套近乎，不喜欢有人试着用别人的光环照亮自己，不喜欢炫富者骨子里的“穷”，也不喜欢那些无效社交。她的柔软不意味无原则的接受，她的温暖自带一道清晰的边界。这样的乔叶，更让人尊重。

读她的文字，没有距离感。那些篇章像心照不宣的老友，带你热闹的集市闲逛，或者一起心满意足地品尝皮薄馅儿大的手工饺子，又或者在一阵阵薄荷



的清香间拉家常。不知不觉，乔叶的文字也照见了具体的我——那个抱着熟睡的孩子站在安全岛，被素不相识的交警大叔主动帮忙打开车门的我；那个接过邻居从亲戚家带回的富有泥土气息的蔬菜的我；那个在输液大厅头痛得直哭时，被一位同样生着病、戴着金链子的大哥递来一瓶茶饮的我。

还有那些更绵长的滋养——父母和姐姐们常常寄来家乡味道，拆开包裹的瞬间，故乡就在脑海醒来；女儿自己动手做的各种礼物，一笔一画的用心里

藏着她小小世界的珍重，有时甚至蹦出令我惊讶的创意；每次送她上幼儿园，在校门口我们会亲吻、拥抱，然后她背着书包跑进去，回头冲我笑一下，那个笑容让我一整天都活在光里。这些细微的惦记，像生活悄悄塞进我手里的一颗颗糖。

原来，我也一直在被具体的人与物悄悄滋养着。

乔叶在自序里写：“我和我的文字靠他们的滋养而活，他们却对自己的施与一无所知。他们因不知而更质朴，我因所知而小幸福。”那个大哥递来的茶饮，交警为我打开的车门、邻居手里带着泥土的蔬菜、父母寄来的家乡味道、女儿跑进校门前回头一笑——这些施与，发生在某个寻常的片刻，却都带着同一种“不知”的质朴。而正是这种“不知”的善意，像细小的光斑散落在日常的缝隙里，照见的却是生活最深的暖意。

我一直相信，诗随万物生长，文同岁月流芳。这是我文学创作的理念与追求。而所谓万物与岁月，从来不是虚空。它们就藏在那些俯首可拾的片刻里——某一个清晨的桂花香，某一句带着口音的搭讪，某一双伸过来的手，某一次回头时的笑。它们从不喧哗，却比任何宣言都更懂得什么是爱。

生活本就是具体的。而我们，在具体中辨认爱，在具体中被爱照亮。

前不久，工艺美术大师万少君的木雕作品，在佛堂镇倍磊村的戚家军义乌兵事迹陈列馆面世，好评如潮。

心有阳光逐梦行

1987年，16岁的万少君因家境贫寒辍学，远赴广东德庆学艺，拜东阳师傅为师，从制作樟木箱的“老虎脚”等基础雕件起步，正式步入木雕行业。

“家有千金，不如薄技在身”，是千百年来被验证的生存智慧。掌握一门实用、可精进的手艺，是应对时代变动最踏实的底气。

当时条件非常艰苦，连一张简陋的床都没有，只能铺纸板箱等物品就地而卧。万少君的手上全是刀疤，其中有十几道大伤痕，皆因握刀不稳而意外割伤所致。尤其虎口的这几处，当时被刀划破后，血流如注，肉和骨头都能看见。他想起在广东学木雕时的情景，可谓百感交集。

从那时起，万少君的人生便同木雕绑在了一起，尽管事业起伏不定，几经波折，却从未有过改弦易辙的念头。

善于从学习中汲取养分的万少君，为了更系统、全面地掌握中国传统雕刻技艺，三年后便毅然决然地离开德庆，走上了四处学艺之路。他先后学习东阳浮雕、嵊州圆雕、潮州金漆木雕、福建龙岩木雕、温州乐清黄杨木雕等南北技艺，各取所长，逐步形成独具特色的个人风格。

回望艰难求索路，万少君不无感慨。多年来，他居于简室，埋头苦练，一斧一凿、一勾一铎地磨砺工艺，用一双妙手赋予木头新生命。一根根原木，在他的一双巧手中，被量身定制，蝶变为一件件精美的艺术作品。

起初为了生存入行的万少君，在多年技艺积累中感触颇深：“文化艺术的传承，亟需打破顶级技艺传人‘一身绝活无人继承’的困境。但愿当我们深情回望过往时，能够庆幸自己没有用功利和市俗去衡量传统技艺的价值，而是为其传承发展贡献了绵薄之力。”

万少君近40年磨砺工艺的艰辛历程，诠释了何为对事业的热爱、何为对艺术的执着。

不为繁华易匠心

在万少君学艺的起步阶段，正是义乌市场经济迅猛发展的时期，但他没有随波逐流，而是一心钻研木雕工艺。

在创作中学习、升华，在研究中创新、突破，万少君研究了大量义乌的传统民俗、风土人情，愈发体会到民间工艺、传统文化的重要性。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，他开始创业并专注创作，2009年凭《喜怒哀乐》获义乌国际森林产品博览会铜奖，在业内崭露头角；2010年成为义乌市首位省级工艺美术大师。2010年4月举行的“第二届中国·浙江工艺美术精品博览会”上，他创作的《黑檀义乌双林塔》荣获“天工艺苑杯”金奖。

他在倾心钻研技艺的同时，还在宣传普及上下功夫，与同行牵头成立了义乌市工艺美术行业协会，使富有地方特色的工艺美术传统技艺，得到更好的保护、传承、创新和发展。

指尖工艺有乾坤

庄子曰：“天地有大美而不言。”木雕艺术家以“缩龙成寸”的手法，将自然山水与家园浓缩于方寸之间。凭借对木雕的挚爱与执着，在近40载匠心路中，万少君深刻领悟到工匠精神在于坚守与担当。作为全国技术能手，他不仅致力于创作，更肩负起守护千年“非遗”、让古老技艺走向未来的重任。

那些打磨木料的清晨，那些守护作品的夜晚，那些失败重来的瞬间，都是他用汗水诠释劳动之美与匠心之真的注脚。他早年漂泊学艺，博采众长，并扎根义乌本土文化，始终坚信“手艺靠自己揣摩”。在他看来，故乡的人文历史最值得骄傲，因此其作品多取材于家乡，讲述义乌故事，弘扬人文历史。

他先后打造出傅大士、骆宾王、宗泽、朱丹溪等历史文化名人木雕。2018年，他的作品《抗倭史诗》入选中国当代工艺美术双年展，并被中国工艺美术馆有偿收藏；2024年，他的作品《鸡毛换糖》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；同年，他还作为代表参加了杭州亚运会主会场非遗文化展示活动。

“没有一流的心性，就没有一流的技术。”万少君耐得住寂寞、守得住初心，在雕刻世界以刀为笔，雕琢光阴。他的经历证明：只要坚守匠心、勇于奋斗，平凡的岗位也能创造不凡的价值。



刀刻春秋
雅韵留香

◆ 心香一瓣
✎ 吴潮海